



编者寄语

《去看梨花开》,梨花岛,褪去梨花,是一溜没有水包围的川台地。开满梨花,便是黄土梁峁环绕的梨花岛。

《看见昙花开》,在历经了大约近半个月的等待后,终于有一天,见证了昙花绽放的整个过程……

有次在云南旅行,闲走山野之间,于古驿蒿畔,忽见一树山茶兀自盛开。大红花瓣层叠舒展,不艳俗,不娇怯,在微凉的山风里静静舒展,不由得驻足观望许久。

云南本就是山茶的故土,红土深厚,山风清冽,这里的草木都带着一股山野独有的苍劲。眼前这株山茶,并非圆圃精心培育的名贵品种,只是自在扎根山间,无温室呵护,无人刻意浇灌。

它沐晨露、经霜寒,在冬意未尽、寒意尚浓的时候,便率先肆意绽放。花色浓而不腻,瓣片厚实坚韧,即便凋零,也常常整朵坠地,不碎不散,坦荡利落。

春日里的百花,大多依赖暖风而生,娇柔单薄,一场风雨便零落飘零。唯独山茶,偏要迎着料峭寒意盛放。不与群芳争艳春日的喧嚣热闹,只守着自己的时序,开落随心,从不介意旁人的赞赏或惋惜。

山间草木本就随性生长,不为博人眼球,不为争一时风光,顺着天地自然的节律,走完一季生命,如此便好。

反观行走在俗世中的人,却难有这般通透。很多人终日奔波忙碌,计较得失,贪恋一时的繁华风光,为聚散悲欢耿耿于怀。总想着牢牢抓住眼前的美好,惧怕失去,执念缠身,反倒活得局促不安。

眼前的山茶早已昭示,盛衰本是寻常,荣枯自有定数,世间从没有永恒的盛放,也没有长久的顺遂。

山茶开时热烈,落时安然,从无悲戚。它清楚花开有期,凋零是必然归宿,便坦然接纳一切。

草木尚且懂得顺应本心,人却常常被杂念裹挟,困在欲望里无法脱身。不必执着于一时得失,也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更不用刻意追逐虚名浮利。

世间万物,起落皆是常态。见过山野山茶的开落,更知繁华转瞬即逝,平淡才是日常。放下无谓的执念,顺应本心,不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自在安然,就是通透的活法。

且听风吟

儿童节组诗

张贤明

蓝天上过大雁

蓝天上,过大雁。
人字形,一条线。
队形排列,来回变。
领头雁,飞在前。
不怕远,不知倦。
春往北啊,秋往南。

窗口飞进一只小鸟

窗口飞进一只小鸟,
窗明几净的家中,
它飞进来歇歇脚。
蹦蹦跳跳的小鸟,
呆呆地打量我。
嘴里叨的大肉虫,
圆囿一下就咽了。
小鸟开始飞起来了,
累了又落到餐桌上。
饮我才放的杯中水,
低头饮着抬头看着。
它好像不愿待了,
它纵身寻找通道。
它找到了窗口,
它发出了欢叫,
它好像在大声说:
谢谢啦! 谢谢啦!

啄木鸟

啄木鸟,啄木鸟,
天天起大早。
为了根除害虫,
它习惯了辛劳。
笃笃笃,笃笃笃,
体检开始了!
啄开树皮叨出虫,
树就健康啦!

喜马拉雅山

大人们说,
你是世界的屋脊呀,
喜马拉雅山。
山下人说,
你是鸟儿都飞不过呀,
喜马拉雅山。
要我说呀,
喜马拉雅山,
你是一条中国龙!
高卧在祖国边境,
守护着青藏高原。



足迹

去看梨花开

王漫曦

进了石峡口,西去三十里,便是梨花岛。

梨花岛,褪去梨花,是一溜没有水包围的川台地。开满梨花,便是黄土梁峁环绕的梨花岛。

梨花岛没有四围的水,有两面上下错落的水库。这些水库不是一座两座,大小不一有近10座。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海原县农林水三局在这里创造的名为“长藤结瓜”的杰作。

藤,即关桥河;瓜,便是拦在河道上、分流蓄水的水库。

水库半满半洪,洪的部分来自南华山的洪水,清的部分来自贺堡百泉水潭。近些年,南华山生态治理,增强了水土保持能力,洪水几乎流不下来,库里积蓄的清水不到半库,但够用。

因为这些水库的水利功能,关桥河道在海原境内是一条没有水患、果蔬丰盈、风光秀美的河道。

清明节我回老家,经过关桥河时,河道里点缀着开放的桃花、杏花。约莫数日,我参加海原县文联的一项活动,随队来到关桥河,河道里的梨花就开了,从院落的墙头开出来,开出村庄,开上河畔,开满河滩,开白了河道。若从河道东畔的高速公路走,一眼掠过,如雪的花树,从眼前一堆、一堆地滑过去。若走河道西畔的普通公路,一朵一朵的梨花,开得双目滋润,清白就装进了心里。

我们穿过贺堡村,徒步到梨树园子,走上赏花的主路,梨树夹道,游人如织。我眼馋,看这看那的就落到了后面。在一棵梨树下,我看梨树的身份证,是一棵百年老树。同时,这棵梨树下站着几位

女青年,她们看梨花的正面,看梨花的背面。我听她们窃窃说,福建的花儿开得艳,这里的花儿开得白……老树飘出一阵蜜的芳香。

路边有卖吃的,袋子里、盘子里全是地方货。从卖麻豆的摊位经过时,卖主抓了一把给我尝,摺进口里几颗炒熟的扁豆、莢麦、麻子,只嚼了一下,哇,窜死了。嚼着口里的豆,我问另一个卖炒面的掌柜,是莢麦炒面吗?她立即掀起一调羹,倒在纸条上,递给我,你尝,看是不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莢麦、地椒炒面。哦,一口吃到了60年前。那个卖爆米花的小伙,弄了个扩音器滚动邀客“爆米花,咱家的好,排队排到了海南岛……”

山里的青草还没有长长,梨树下的头刀韭菜已够月份了。梨花岛上卖韭菜的不止一家、两家,一路都能看到。有的是男主人,坐个红塑料小凳,守在地头,有的是女主人,坐个绿塑料小凳,守在地头。身后的韭菜一墩、一墩挺立着。大家都没有先割下来摆在地头叫卖,而是让韭菜长在地里,客人看上了才下镰刀。

我对一个男主人说,我说他不会种韭菜,把韭菜种成了马蔺。他知道我在夸他的韭菜,他给我竖了大拇指。这时,一个戴护裙的妇女,来到地头说,马哥,再割十斤韭菜。马哥惊奇地问,那十斤用完了?妇女说,一锅跟不上,烙完了,客人排队等着呢。

我闻到了韭菜合子的味道。马哥左手挽住韭菜墩子,右手的镰刀贴着地皮,割下一墩,韭菜根部还滴着清汪汪的汁液,带着韭香便上

灵犀

看见昙花开

诸蕾芳

她是什么时候、如何进得我家门的,已不可考,总之,很多年了,她一直就貌不惊人、默默无闻地待在某个角落。

某天,父亲突然兴冲冲地通报:昙花要来啦!果然,一根小手指般粗细的花蕾吊挂着。喜出望外!赶紧拿出相机,为她拍下了第一张纪念照片。

早些时候,她一向瘦软的身躯不知何时挺挺了起来,劲冲天如一柄长剑,大约有一人多高,问了花农,才知她终于成形了,然而除了这坚韧支撑的茎秆,她的叶片仍是疲软而干瘪的,甚至还有些虫子啃噬过的伤痕。后经查询方知,这些我以为的叶片其实正是昙花的根茎,而昙花的叶则早已退化成了我一直误以为是根的须状物。

自从有了这个小花蕾,从此,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她的长势并拍下些照片以作留念,一时之间自己就成了那首著名的校园歌曲《兰花草》中“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的人物,真正是“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都说昙花只现一时,也因此才更让人紧张,紧张是怕错过了她的花开;也更令人期待,期待着一睹这传说中的神秘芳容。就在这般的紧张和期待中,我开始关注昙花的相关资讯。

有报道称,昙花因气候因素,为避免白天阳光的炙烤而在进化过程中选择了夜间开放,又为避免水分的过度流失,其盛开的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非常短促。

那些天里,我的等待,只为花开。母亲看到我拍下的百来张昙花照片时,笑言:你拍了这么多的照片,也真是这花的福气。我想,这更应该是我们的福气。

在历经了大约半个月的等待后,终于,在那么一天,我见证了昙花绽放的整个过程。

午后,原本紧致的曲成鱼钩状的花蕾开始松弛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花瓣在一点点膨胀开来的力度,赶紧架好三脚架,生怕错过了这个美妙的瞬间。

就在我们的猜疑间,晚上7时多,花蕾的口略微张开了,这时已经可以看到其雌雄同体的蕊了,洁白剔透得仿佛不着人间尘埃,而后,在差不多一个小时内,绛红色的花苞外衣如舞者的肢体盈盈舒展、翩翩起舞,白色的花瓣则随之尽数张开。

移入入室,顿觉满室生香。静静端详,贪婪嗅闻,这香当属如兰似麝的冷香,幽幽的,浓郁却不甜腻,花色素白,花瓣重瓣,以饶宗姬的诗句“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来形容极妥。也许,当人在清晰地意识到有一些美好转瞬即逝时,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与其共存的种种妙处吧。

人们喜欢将昙花喻作“月下美人”,我倒是觉得这昙花仿佛一位果决的锦衣夜行者,不染于色,色即是空;偏着于香,香即是感。来了,又去了,体验过美丽与繁华,所有的美丽与繁华又在转眼间化成了过往云烟,无法不在意,却又不必太在意。于是,我选择了在她全盛的时候退去——不忍看着她的凋谢,这或许只是我一点浅薄的惋惜吧。

从寸短的花蕾到尺长的花朵,历时半个月的酝酿和积累,最终以数小时不遗余力的全盛来释放,我或许也应该满足了。在写下这篇小文时,又发现了十数枚米粒般大小的花苞在茎间悄然现出,也才知道,这个酝酿的过程远非我以为的这般短暂。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些厚积薄发的人来,比如那些真正的学者,穷其一生的潜心钻研,也许最终他的研究成果也未必能遇多少的知音,他们却依然无怨无悔寂然而静地耕耘着——等待,只为刹那花开。

刹那芳华,瞬息永恒。正是:“玉骨冰肌入夜香,羞同俗卉逐荣光。辉煌生命何言短?一现奇芳韵久长。”



大河安澜的诗与思

宋逸雯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千古绝唱,早已将地理意义上的河流升腾为一种气象万千的文化象征与精神图腾。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澎湃的涛声不仅回荡在广袤的大地,也激荡在数千年的诗行之中。黄河诗歌,承载着中华民族关于起源、精神、情感与时间的流动叙事,为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注入了鲜活的地域注脚与时代强音。同时在新语境的语境下,奏响了一曲生态与人文共荣、传统与现代交响的安澜新篇。

根脉的铭刻:作为“文明摇篮”的起源叙事与认同基石

黄河作为文明发祥地,为散居四方的中华儿女提供着共有的家园起点。

在诗人李立的《黄河长调》中,开篇便将源头追溯至“巴颜喀拉雪山馈赠”,将约古宗列盆地的星宿海比作“一百多口‘炒青稞的锅’”,这“炒青稞的锅”,是生活、是炊烟、是文明的初火。从这“锅”中升腾起的,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炎帝、黄帝、尧、舜、禹居”的文明谱系。一个“捧”字,道出了主动的文明选择与精神皈依,黄河的每一道波纹都镌刻着族群的童年记忆,牢固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地



花鸟

容漱石

跨越山海 心手相牵

光素

我是大山深处的一粒种子
希望的风托送我来到一片叫作“闽宁”的戈壁滩上扎根
那是一段无人问津、志志迷茫的岁月
那是一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奋斗
饮一瓢黄河水 抚一缕闽江风
白驹过隙三十载
几千里温情接力把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那飞沙走石、满目贫瘠的黯淡早已不在
你用双手成就着我的梦想
我用发展回应着你的期许

跨越山海 心手相牵

回首这篇满载成绩的辉煌史诗
写满了普通人的非凡故事
此时此刻
在绿意盎然的大棚里 在便民惠民的窗口边
在枝繁叶茂的果树上 在牛羊成群的栅栏中
我们共同铺展着收获的喜悦 共筑岁月静好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长路漫漫,随其修远,上下求索
让我们双手紧握 步伐坚定
明天 美丽新宁夏的成绩单上
我们的名字一路繁花

开卷

无事闲读《水滸》。忽然有一个发现:宋朝时有很多大树。这些树林恣肆参天,是那种黑压压的能藏人也能藏兽的森林,江湖好汉们行不多远就会遇到一座。

著名的野猪林,“这座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出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还有快活林,武松就是在这里打了蒋门神。没有名字的树林就更多,十字坡边孙二娘开店,依傍的就是一座大树林,“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这样气势磅礴的树,这样苍莽壮郁的树林,在书中似乎随处可见。

还有一回,鲁智深“走了几里,见前面一座大林,都是赤松树……观看之间,只见树林里一个人探头探脑,望了一望,闪入去了”,走不几里,便见一座树林,而且树林之大,居然人藏在里面而不被发现,这样茂密的树林,令人惊叹。

有时候,我在想,那些随处可见的、生机无限的树林,都到了哪里?难道后来的我们只能在书本字页之间,翻寻它们的枝叶,追索它们的气息?

一座树林一定不单单是树林。树林里有鸟求偶松鼠储粮、有虎在啸虫在吟……树林不仅能邀万窍风、引数片云,还负责诗人的明月、隐士的野琴,隐藏着好汉的热血、樵夫的山歌……一座树林,就是一个小世界。树林给予我们的,也绝不仅仅是树木。

树林是天地之间的小文章,小文章是人心里的大天地。我们需要粮食需要水果,需要用粮食和水果换取别的东西。我们也需要一座树林,一座枝繁叶茂可以供人歇息的树林、一座葳蕤茂密令人惊叹的树林。

从宋朝走到现在,那些矗立在大地上的树林,以文字的方式,一直生长在书里。

宋朝的树林

陈晓辉

度的象征,共同将团结、坚韧、智慧、包容等品质,转化为可感可思的黄河品格,凝聚起时代精神共识。

时间的渡船:作为“历史长河”的连续体与自信源泉

当代诗人自觉地运用时空交织的手法来延续历史的长河。牛庆国的《读岸》中,想象黄河“背着历史奔跑”,并且“背着凿子,铁锤,锯子/有时候,它会回过身来/把有些线条,再加深一次”。在这里,黄河被拟人化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历史行动者,这寓意着历史并非被动的遗产,而是需要不断铭记和强化的活的过程,“再加深的线条”,可以是对贺兰山岩画的重新解读,是对丝绸之路黄河古渡的考古发现,是对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传承弘扬;在吉狄马加的《大河》中,黄河是“诸神的圣殿”,是埋葬英雄智者的“黄土深处”,更是“岁岁年年都会浮现/在我们的梦境里”的生命节律。个体短暂的生命,与这条奔流不息、贯通古今的文明长河融为一体,获得了对抗时间流逝的从容与奔向未来的自信。诗歌的回望,让历史不再是尘封的往事,而是滋养今天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黄河诗歌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提供一条由表及里、由集体到个体、由历史到未来的诗学路径。它要求我们既恪守对黄河文明本真的敬畏,又致力于表达形式的时代创新;既深入诗歌文本的审美内核,又拓展其与现实生活的价值连接。黄河的涛声依旧,但其内涵的诗篇常新。在诗性书写中,黄河从一个地理名词,升华为一个可感知、可认同、可寄托、可传承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故乡,永恒地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